

## 開放文學－江湖俠義－小五義 第一〇五回 魯員外被傷嘔血 范天保棄家逃生

《西江月》曰：放目蒼崖萬丈，拂頭紅樹千枝。雲深猛虎出無時，也避人間弓矢。建業城啼夜鬼，維揚井貯秋屍。樵夫剩得命如絲，滿肚南唐野史。

且說喜鳳本是賣藝出身，專會打流星，百發百中。一根絨繩上頭，拴著個鐵甜瓜頭兒，打將出去，往回裡一收，又接在手中，百發百中。魯遞出來一追。論本領，魯員外本會的是在馬上使長傢伙，衝鋒打仗，對壘廝殺；要論平地高來高去的能耐，本不甚佳。

再說又是夜晚之間，眼光不大很足。對著喜鳳一跑，他打算是喜鳳不敢和他交手了。追到前院，將要叫蔣爺幫著拿賊，只見喜鳳一扭身。他本是弓著腰追，虧他把身子往上一挺，不然正中面門，這算正中胸膛之上，「哎喲」一聲，撒手扔刀，「撲咚」躺在地下。

喜鳳抽刀將要刺下，就聽見他身後「嗖」的一聲，一陣冷風相似。別瞧喜鳳是個女流之輩，工夫也算到家，沒有回頭就看見了，往前一彎腰，就閃開了蔣爺的這一刀，然後兩個人交手。此時柳爺也躡上來了，兩個人圍住了喜鳳。真難為他，一口刀遮前擋後，究屬不是柳爺、蔣爺二人的對手。看看天色微明，喜鳳一想：「天已將亮，難以逃走。」

又想：「姐姐大概凶多吉少。不料魯家竟有防範，這個人是誰呢？」賣了個破綻，躡出圈外，直奔垂花門跑。蔣爺就追。女賊躡出門外，蔣爺到門內「吧」一跺腳，打算追將過去，喜鳳「嗖」就是一流星。可巧遇見機靈鬼了，蔣爺早就知道他發暗器，將身往門旁一躲，流星打出，蔣爺用刀一繞，往懷中一帶，「噶嘯」一聲，就把絨繩拉折，把喜鳳嚇了個膽裂魂飛，撒腿就跑。柳青往下就追。

蔣爺反身回來，先看了看魯員外，來到跟前一瞧，見他閉目合睛，哼哼不止。蔣爺把他攙起來了。魯員外負著痛，眼前一陣發黑，又覺口中發甜，「哇」聲就是一口鮮血吐將出來。蔣爺喊叫他們的家人快來呀，這才有人出來。眾人一路亂喊，叫拿賊。蔣爺說：「你們不用嚷，有人拿賊。把你們老爺攙在屋中，我去給你們拿賊。」

蔣爺可就追去柳青來了。工夫雖然不算大，竟自不知他們往那方去了。忽然聽見東邊有犬吠的聲音，就往正東追趕。追來追去，就瞧見前邊有點影色，盡力一追，就追在一處了。喜鳳實無法了，往家中就跑，由西邊牆兒進去。柳爺跟將進去。蔣爺說：「小心點！」柳爺見蔣爺一來，更把膽子壯起來了。女賊進了他們院子，把嘴一捏，一聲呼哨，嚷道：「風緊！」忽然間，打上房屋中出來一人，手提著一口刀，迎將上來，擋住柳青。蔣爺也就上來，男女四人交手。閃電手說：「好生大膽，愛夜入宅，是『合字』麼？」蔣爺說：「鷹爪。」范天保就知道大事不好了。自己問了一聲「合字」，問的是賊不是。蔣爺說「鷹爪」，是辦案的官人。每是賊遇見官人，自來就懼怕三分。范天保要準知道蔣爺和柳青兩個人，還不至於□分的害怕，料著要是官人，絕不能就是兩個，必有他們伙計。一來天色已然大亮，想走，恐怕有些費事。自己一想，三□六招，走為上策，告訴他妻子說：「扯滑。」喜鳳也說：「扯滑。」蔣爺追喜鳳，柳爺追范天保。

出了他們的院子，不敢由平地跑，遇有住戶人家的地方，躡著房，越著牆，打算要逃躡性命。自己跑著，回頭一看，柳爺是緊緊的追趕，死也不放。看看紅日東升，就見前邊白茫茫一帶是水。柳爺一看蔣四爺不在，暗暗的著急，自己一想：「又不會水，他必然奔水去。這一奔水，白白將他放走，豈不可惜？」追著就有些謝了勁了，可又不能不追。

追到河邊，見范天保也是順著河沿直跑，心中暗一忖度：「莫不成他也不會水，也許有之的。要是他不會水，那可是活該了。」又自己一高興，把足下平生之力施展出來，緊緊一跟，死也不放。果然他不奔著水走，柳爺就得了主意了。

忽然打蘆葦當中出來一隻小船，他高聲嚷道：「那只小船，快把我渡過去罷，後邊有人追我哪！快快把我渡過去！」柳青嚷叫：「別渡他！千萬可別渡他！他是個賊，我們這裡正拿他呢。」范天保說：「我是個好人，他是個歹人，他搶了我的東西去，他還要結果我的性命。」船家也並不理論，衝著前來。離碼頭不遠，范天保「蹭」一個箭步，就躡上船去。柳爺乾著急，又嚷說：「船家，千萬可別渡他！要渡他，連你都是一例同罪。」船家說：「我們為的是錢，不管什麼賊不賊。只要有錢給我們，就渡他。」

柳爺也就沒了主意了，站在岸上發怔。見那只船到河心不走了，說：「有句俗言，你可知道？船家不打過河錢，拿船錢來。」范天保說：「船錢是有，到那邊還能短的下你的？你只管把我渡過去，短不下你的船錢。」船家說：「你不給錢，我把你渡回去。」范天保說：「可別渡回我去。到了那邊，我要沒有錢，把我這衣服都給你，難道還不值嗎？」船戶說：「你這等等。」放下竹篙，進了船艙。少刻出來說：「怪不得岸上有人說你是賊呢！過河你都不給錢。到了那邊，你準把我們殺了，你自己一跑。活該！這可是到了你的地方了。大概你久處有案，你不定害過多少人呢。我打發了你罷。」見船家一抬腿，一兜范天保的腿，「撲哧」一聲，范天保就躺在船上。船家並沒費事，打腰間取出一根繩子來。原來進船艙裡，就是取繩子去了。這范天保也不急忙的起來與船家交手。船家不慌不忙，把他捆了個四馬倒攢蹄，拿起他的刀來就要殺。天保苦苦的央求。柳爺看了個挺真，高聲嚷道：「船家，你別殺他，把他給我罷。我把他交在當官，也省得你殺他，也給本地原原案。」船家說：「我不管那些事。你若是要他，你替他給我船錢。」

柳青說：「你太小氣了。我不但給你錢，還是給你銀子呢。」船家往回就撐船。柳爺在碼頭這等著。船臨切近，柳爺上船，見船家拿竹篙一點，「嗤」的一聲，這就出去了多遠。柳爺說：「你往那裡去？」船戶並不答言，將船直往西撐。柳爺說：「你是要怎麼著哇？」只顧跟船家說話。范天保把柳爺連節骨搭住，往懷裡一帶。柳爺不提防，「撲哧」一聲，摔倒船頭。就用那根繩子，把柳爺四馬倒攢蹄捆上。柳爺方知中他們計了。

原來這個船家是范天保的弟子，叫范天佑。皆因他生了一腦袋的黃頭髮，他本是個水賊，也不是海島中的江洋大盜，衝著他這個頭髮，外號人稱他金毛海犬。就在這裡安著個擺渡，遇著有倒運的，或早或晚，也作些零星散碎的買賣，不能餬口。又好吃喝嫖賭，無所不為，常常淨找范天保去。本范天保來的財也不正，倒是常常周濟他兄弟。今日自己一想無處可跑，就直奔這道河來了。看看快到蘆葦之處，范天佑早就看見。這作賊的兩隻眼睛鸞鈴相仿，早已瞧見范天保讓人追趕。故此把船就撐出來了，把他哥哥接上船來。雖然高聲的說話，低聲的調坎兒，這個叫作捨身誑騙。不然，怎麼說拿繩子捆，並沒費事？他也沒起來與船家較量，就老老實實的被捆上了。其實他爬在船頭，把手腳湊在一處，拿手摺著繩頭，並沒係扣，淨等著把柳爺誑上來好拿他。果然真把柳爺誑上去了，船家直撐船。柳爺和船家說話，就是那根繩子預備捆柳青的，把柳爺拉倒，范天保把柳爺四馬倒攢蹄捆上。范天佑這才問范天保：「是怎麼個情由，讓他追的這般光景？」范天保就將大狼兒叫魯士杰打了，喜鸞怎麼去的，喜鳳怎麼找的，魯家有防備，讓人追下來，從頭至尾把話學說了一遍。范天佑不聽則可，一聽氣往上一壯，說：「我大嫂嫂準讓他們禍害了。先拿他給我大嫂嫂抵償！」說畢，就將柳爺的刀拿起來要剝。

范天保說：「兄弟略等片刻，問問他你嫂嫂的下落再殺。我問你是何人？」柳爺說：「我也不必隱瞞，我姓柳名青，人稱白面判官。你妻子如今被捉，現在魯家。你要肯放了我，我去與你妻子講情，兩罷干戈。你若不肯，就速求一死。」天佑說：「誰聽你這一套。」擺刀就剝，「嘯」的一聲，紅光崩現。若問柳爺生死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